

篷

窗

隨

錄

篷窗隨錄卷十二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璫校

目錄

傳

黃孝子傳

歸莊

于清端公傳

陳廷敬

趙襄忠公傳

袁枚

鹿聖權傳

陳兆崙

閻若璩傳

杭世駿

王源傳

方苞

適園蔣公傳

袁枚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

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卽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八閱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厯戎馬縱橫之地。往還

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掇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屢啓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厯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厯撫州。臨江。渡章江。厯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厯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擎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顧以爲困憊如此。而前途尙遙。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艱危。敢不

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北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子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箐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烟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莽雜處畊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

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是知父無恙已挂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嵬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鵠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迺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雨。歷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

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旣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逡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問。驗票慰勞。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在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厯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驩。孝子於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厯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

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於江浙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竝滇池出碧雞關。歷安甯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爲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走。八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

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簾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琅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奈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行無資。父曰。苟能往。資尙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較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

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目留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川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衣羊皮氈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鸚鵡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贐贈而行資未足其父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

復留連久之。孝子具籃輿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資得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愴怳累日。因留過歲。詣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爲憂。而行不爲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祁寒逼人。已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甌中。前及平壩。有騎兵并輜重。及所攜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跟。

踰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於保甯。勝兵所擄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與先後遇於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顧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三度關。鸚鵡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寂無烟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於武岡也。迺多從間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敗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

從水孝子乃得脫草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楊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難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歸子曰。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與先兄同舉於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行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若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整裝。皆向堅一身爲之。無一刻甯息。初不以爲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能歟。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海虞瞿生元銷省其父。畱守公於桂林。且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其人倫之際。固有幸不幸歟。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

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節邊幅務名聲者之所能爲哉。

篇中敘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閒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州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

于清端公傳

陳廷敬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甯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于公先壠傍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攻場屋應舉之文中崇正己卯副榜入國朝仕爲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得瘴癘又猺獞頑黠不可治仕或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篁深箐間披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爲門牖虎

獻猿擲白晝行庭中陽陽穿壞壁去公卽庭中累土爲
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孟炊烟併日召吏民來前從容
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烏言咿
嚶與之語心耳遠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皆欣
然拱聽旣去則據案讀書以數錢貰惡酒獨酌醉則隱
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旣數月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
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獐獍與大姓
相仇殺民旣失業則阻險爲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
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
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
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亦不買耶公感

其意爲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
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徭民盜皆屏
跡先是鄰徭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勵
鄉勇將進搗其巢徭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
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命
兩徭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
知公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
如家人嘉其勤而穫者愧其惰者荒蕪者民大勸悔種
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隍招民入居新
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
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

不爲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爲殘虐公曰此曹向皆倚恃犛獍盜賊爲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今吾威令已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予公屬致之死公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旣歸之官則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至者望籬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於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使者敕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鹺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

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怏怏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麾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眾簾官皆美服盛飾僣從姣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揶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

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澤雨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盡除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

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
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歸流戶便卽力役
而墾田旣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皆爲區
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旣知田
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
之間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
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汊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
官文法頗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
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
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
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貰之否則盡吾

法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鐙駢首繫七賊卽
詣父老前爲坑坑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驢微行村
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僞貫大盜責以捕盜自
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
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
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
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
撫張朝珍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作檄攝武昌
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
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
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

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爲動詞譬理解神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徐斂去或諜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朝珍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之鎮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甯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勦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潰驚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堠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珍謂

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國恩至重公知
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
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
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
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勦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
曰賊眾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
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
寶劍來往興甯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孚家君
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
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滇
逆僞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眾

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泄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諸盜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眾未合猶豫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卽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鬪志欲卽降恐見誅惟擁眾自固公度君孚倉猝反其眾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杲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

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一蓋一鑼與二人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烏鎗弩矢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擬向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門開公入舍下騾卽廳中坐眾賊環列其黠者率眾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麾下故易暱之眾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姁姁問今歲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無苦乎眾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爲脫鞵取水飲或支榻揮扇餘四圍墻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爲移時寤又謾罵

君孚老奴何爲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
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
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
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眾數千人黃麻數縣皆解嚴
朝珍上其事於 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留麻城
公親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
若火藥兵械者爲烟民以慤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蹤跡
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孚金龍潛
結爲賊者皆隸烟民樂爲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
昌當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旣無所用金龍因縱之
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南區長得

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獲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軍其三面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巖間君申金龍果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爲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時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幘揜袖酡顏瞋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岳兵事急

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甯十月江西賊犯湖口
旁掠興甯蘄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僞劄書湖北地復大
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永甯鄉劉
啟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畝各擁眾數千人
號稱十萬遙連湖口甯州諸賊約以十月上旬取黃州
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
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
數百人至不能備閭柝議者欲棄黃州退保麻城公曰
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
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甯廬阜後
壓天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

顧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勦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眾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長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尙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尙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

卻公疾馳抵尙聖營眾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惟
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眾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
有眾五千人屯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
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
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
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尙聖
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闕
益急礮火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
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
眾少卻而箔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謹譁
袖出小紅旗相摩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

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旗
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衷甲
乘他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
出賊後我軍急擊盡搃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
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
數十里是役也斬馘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
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之眾心
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
諸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旣禽諸賊膽落捲甲疾
趨將自崩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晷刻賊
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午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

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卽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仗卽良民亦誅死於是眾賊聞士榮禽旣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畝鐵爪世庸等尙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孚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間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

連疆耕戎交跡內患旣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間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橫飛旁午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與爲鎮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歡咏飲射其間士民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祕計禽詰奸細撫定兇黨流繫頓息會丁繼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

轅門號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梧南連大冶興國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僞官渠盜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繫滿囹圄每一卷牘罹重辟者輒至數十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怛然謂民

命所關甯以獄旣成而可不慎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聞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侃侃面折不爲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攫斧鎖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予公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貲遣還淹滯爲之一空逆亂時多掠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爲奴婢老弱轉棄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

爭索果餌喧譁以爲笑樂初占匿者猶眾至是皆顧化
多自遣還者矣爲臬司官吏懾服閩俗翕然一變未及
期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莖夫月計數萬公
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橫派悉索
耶力爭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爲公曰設兵以爲民
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
公言向所科莖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旣樂公德愛
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
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
項外不增銖黍卽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
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

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閑行曲房阿閣無
不厯覽几案間蛛絲鼠跡一竹筥貯朝服一釜備炊爨
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
下第一也外番貢舶或有所獻公悉屏斥或呈樣香一
簞卽持還去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云 天朝洪福
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
九年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
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稱公意會旱步禱時雨大沛禾
麥重歧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緝劇盜懲
豪強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
夕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 山陵過闕請陞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勲勞而魏公象樞又嘗特薦公眷倚特甚至是聞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賜坐賜茶問撫勦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 御書房賜內帑金一千兩天閑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 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過闕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俞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

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命卽已廉得陋習數十事
比至則揭之通衢數翦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神明洞
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
瞻落謂爲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
宜皆爲興舉郡邑吏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
厚自奉美服游冶聞公來公私皆爭衣布褐布褐價騰
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卽於善遂專用德化誨
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褒貶自
雞鳴至夜分不休寢食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
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國厚恩兩江官吏多
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歸於

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
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
達旦時上下貺遺都絕端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
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
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
輳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
清嚴忠直勤勞 國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
年春被 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
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
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啟倚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
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徹笥中惟綈袍一

襲靴帶二事堂後瓦釜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
哭失聲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
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地哭盡哀公
鞠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於家至是皆奉以來櫬
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
聞公之得吏民之心江甯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
士民立祠於清涼山如黃州之赤壁云訃聞於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首
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
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

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爲今古第一廉吏
應加褒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
集議加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
者皆知慕倣公則豈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彊
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蓋
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
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眾公欲用其力
而實患之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
眾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
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爲然又見君孚果得

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間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其坑七盜也其魁初以盜降爲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爲吾盡心禽盜吾貰罪旌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中出橐中籍厯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悉覩聽之明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益歡恃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視否匿不肯出搜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

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偵聽野籬邨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燃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蹙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逮一盜盜鰕鰓甚公曰吾知汝已改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

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官弟不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贓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偶舉此事公曰無贓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祕其事不發越二日引眾囚至略訊卽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再訊卽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讞須得真盜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真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眾盜數日可盡致也旣數日果皆就縛贓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

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閩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卽脫卽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眾囚謂卽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冤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蓄游徼及降盜恒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間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卽投其中自劇賊偷兒踪跡畢具探袋中名勾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吏未可

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或曰天鑒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神有相之者公旣苦節好施予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悉施與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饑更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雜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饑者客皆不能堪爲公強食之有膏粱子不下咽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粃而汝忍獨

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賑饑矣時人謠曰要
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
及行署中有一醺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
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謠云于公豆腐量
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
處拈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半壺價五釐故
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平
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
羣議會讞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
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娓娓不
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卽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

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
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
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爲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
無窮膏粱統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單詞
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輒習尙不悉載載其與友人荆雪
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
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
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獐狔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鬪殺
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
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
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忼

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尚
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
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
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
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
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延翼爲諸生
已久猶謹朴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
我爲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
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獍
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顛連扶掖陸行至
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

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尙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輦連界行至沙輦遇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淒迷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闕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廨支茆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

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不殞累及僕從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囑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而歸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

夜枕刀臥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猛獍雖頑無可取之貲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甯靜而上官採訪真確於是有一大事招擬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艱置之高閭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推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脾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

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於瘴
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
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
獐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
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
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
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
必一反比及三年甚憂之蓋人旣和謠不驗矣又云三
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恙而民俗婚
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
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

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
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
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僚
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
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
萬里一嘅余昔過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
其澹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
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見公時當公巡
撫京畿逆旅深夜執余手而語有知己之言蓋康熙二
十年冬十月也後七年公孫戶部郎中準從余游得公
傳略及軼事雜文學掇而爲此傳

趙襄忠公傳

袁枚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甯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于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異詞以解免隨入關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甯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途曉示招官歸原

汎兵歸原伍効貪冒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
四人甯夏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
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
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
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脣齒俗號
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囤木柵張砲公下
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驛馬率麾下五
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爲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
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
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鬪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

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尙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卽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而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裏壕相攻逼其

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牴牾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身披馬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戟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炮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城所得降將僞官俱不

殺并代奏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功然本秦人性
戇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族
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
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陷永甯
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
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
南壩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
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雖怵以好語
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

五年

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
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
而自序戰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
劾以大不敬宜斬

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

寵賜優渥憫其老放

歸數年薨諡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
騎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
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勲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
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

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
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

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
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
悲也

鹿聖權傳

陳兆崙

鹿大夫名聖權字時甫田直隸定興人也自其先世所稱鹿太公者以義俠聞於前明而隱居不仕中朝倚以爲重六傳至聖權亦貴公子晚爲封公尅已厲行與太公相類而太公以氣勝聖權則務爲和平靜重差異曩初識者謂此非有殊軌遭時有治亂故也聖權生康熙十有七年長隨父任桂陽父賓以治行最召爲諫官巡西城清直一節事具國史聖權性篤孝隨任內外不少離左右顧其父久宦益貧晚節歸里至不能具饘粥聖權不獲已出依婦翁幕下致脯脩以供養故嘗不得應秋試以太學生終雍正八年次子邁祖成進

士改庶吉士乾隆丁巳乙丑歲長子遵祖四子師祖以次成進士並馳書以誠文繁不及載大要以凡人念祖宗則不肖之心自不敢萌思古人歆器緘口之戒然後精神內斂而足以有爲玩易言升階大吉之辭則甯留之餘而懲躁進從弟依立以新進士將對策 殿廷貽之以米蔬書曰田家况味以此而已願毋忘凡輪蹄馳逐者患在不知命耳依立以示同年生某某歎曰名門家法直爾不凡真可敬也吾向者心忤忤欲動今乃冰釋矣其律已嚴而訓子弟以正類如此邁祖官翰林時窮約特甚友人某分俸爲助聖權命力卻之及改官侍御巡中城有懷金夜走二百里丐聖權爲言者謝絕而

隱其姓名邁祖或時以果蓏之屬遺其家則又曰吾處
貧久知其味頗長益人神智未嘗以貧自累肯累汝耶
其勿復爾邁祖往往捧書而泣此同官所共知者乾隆
某年邁祖出爲湖南巡道按察使司副使遣使迎聖權
數四始至未幾卽歸邁祖年未五十鬚髮早衰就銓以
學官改用聖權曰汝不隨俗染鬚髮得冷官恥以賸亂
眞乃吾所深與也雖然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豈
易副哉邁祖跪受教聖權爲侍御賓之少子而伯兄早
卒其孤憲祖有雋才而歿聖權每見其妻石氏輒嗚咽
流涕旣爲立後復盡所以撫慰之者石亦感泣執子婦
禮維謹外家子趙璉者其母寡也中表兄弟之子田呈

麟家貧無書並致之家飲食教誨之卒皆爲名諸生雍正丙午邑大饑傾家粟貸其里人焚其券自是益貧至糜糠覈以自給謂家人曰吾所以甘之者爲念有并此不得者也乾隆某年邁祖由分巡川北道呈誤回籍遵祖亦自廣平請假歸省而聖權以病強起爲加一餐是年十月卒年七十先是聖權年少時嘗夢至一大宅堂廉階級若王家者中設高座而杳無人見一冊几上披視之則己名與焉旁註年四十八歲雍正五年偶感寒疾輒沐浴更衣待化爲前夢故也病尋瘳已復夢至其處披視几上冊如前而旁註易爲增壽一紀乾隆三年則一紀屆矣卒無恙亦不夢大抵其厚積陰德與年俱

深又不肯自言其子孫所傳者裁得其什一云聖權以子貴 誥封奉政大夫福建道監察御史配趙氏封宜人子五人第三子述祖前卒最少者曰顯祖廩膳生側室薛氏出女二人孫三人女孫七人

史官贊曰余讀續表忠記至定興鹿氏三世之間未嘗不廢書而歎九徵公以侍御出按蘇松還朝抗疏申救言路被謫子正慷慨有節槩絕意仕進值魏璫擅命毒流薦紳以死力匿左魏之子及弟而竟得免諸君子義之號爲太公又比之孔北海融至今其邑有亭名北海者爲太公設也太公之子善繼諡忠節萬厯中爲戶部郎以議遼餉調外泰昌天啟中復原官改職方督帥高

陽孫文忠公請爲叅軍事崇禎初擢太常少卿告歸後卒率羸弱守圍城力屈死焉世固有奇男子接踵而生一門如是者乎乾隆辛未予同年川北副使南臯先生以其尊君書田先生行狀見示屬爲傳則知先生乃太公之六世孫於忠節爲元孫而先生之父曰賓王父曰盡心知安邑縣事曾王父曰化麟化麟爲天啟辛酉榜首以毀瘡歿其子若孫並有遺愛在民直聲在朝何先後勃興若斯之盛也惜乎其前三世遭萬厯天啟昏亂之朝不得竟其施設未若安邑令君以下身名清泰似亦有幸有不幸焉而當 昭代寬仁褒錄前明忠義畧無忌諱故士大夫得昌言忠節之風錯出記傳是又不

幸中之幸也又書田以貧遊故終於諸生不可云幸顧
視乃六世祖太公尤爲酷肖豈其志行所宗仰固有素
歟嗟乎使先生出而圖吾

君其名業更不知何如然而其梗概可觀矣

閻若璩傳

杭世駿

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厯甲辰進士厯甯前兵備道參議父脩齡郡學生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聞記不敢出聲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如牖洞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爲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止梁商邱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

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讀尙書至古文諸篇以爲自孔安國至梅賾遙遙幾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間人無見者又讀朱子及吳草廬纂言時時有疑疑卽有辨著古文尙書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歸餽于太原處士顧甯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處士虛己從之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序

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
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
前失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柰何喋喋
言喪禮乎若璩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
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
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
恤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斷未
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
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
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
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于孟子子張死而

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頓滅陽曲傳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曰繼夜不少衰止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厯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

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于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年客閩歸以崑山徐公聘復至京師徐氏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閻先生眼過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甯

盧孝廉軒云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
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合
肥李相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閻某勘定未可輕易示
人徐以尙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旣又移嘉善
旣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理
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
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重
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
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略遂以
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春
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晚年名動查九

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
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
移就外固畱不得 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
人輦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簀不覺其行也沒年六
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
路爲余來之句若矐學長于考證辨覈一書至檢數語
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
析反覈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
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于天之分而力

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
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詳細條答
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
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
邸夜飲公言今日直起居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
可得若璩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
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
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
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
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

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
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
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處甚矣學問
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祠科五十人
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彊記李天生謂其杜
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指擊不遺餘
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曰黃太
沖曰顧甯人然于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
曰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
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
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衮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益都趙官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紵者之于絲縷織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其崇之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刻于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尙書疏證暨潛邸劄記則其孫學林刻于淮安嗣是潛邸之學

明白曉布天下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禧
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
氏爲古文尙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于其鋒燄
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
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
卽其所撰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
于閻氏毫無加損也余據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參
以劄記別創爲傳以待秉筆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
惟 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王源傳

方苞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嘗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中所忌諱諸公用此陽禮貌之

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琰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畱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旣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

文藏於家

適園蔣公傳

袁 枚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肩粟養母。困童子試鬱鬱。乃請于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兒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薊門河洛諸郡。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纍纍牘可隱人。撫軍檄岢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讞。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驟馬而之。山凹有人。扇戶博矚之一兒。覺異。指髻者。肩告之。眾咸喑曰。鬼耳。人則

安來公跳歸白甘公篡取鈞距果髯者所略也臨汾令
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
聘公行曰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
蟻蠓樹鈞鉏爲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
撫軍知而等良也爲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
各甯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
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
佟前民環門而囂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
撈吏于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四鼓率
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
公幼卽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

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
辟耳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
顧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
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
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焦然瞠也曰余
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于河口戚不遇反寄食于舟人
未償其直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
公亦泣彊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
見母誓爲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三倍今將
販繪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
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繪主人執訊來

日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爲我報蔣君公陰
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
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
至浙兒骸已焚闐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
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
母牽公袍曰聞繪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
者與有勞焉盍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答蛟突前睨曰
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隣父
來卽明也蛟嚙啗扁公去俄而麗眉者六七叟至公曰
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也今母
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

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券衆取視感泣歎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公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廩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于爲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劫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崙嵐道中兩

峰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菜從
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
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塗
人應聲往皆掖起之送甯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
人生子士銓官編修 朝廷贈公如其官公捐館時年
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于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歎人子孫生一
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乃父僅封
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
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予文丁亥元日披七品服祀公
卽持公狀八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

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嘻何其富于善也今之爲公卿
者生赫赫死則敘恩榮數行便灘然盡公布衣也塊意
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踔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士銓之
腹存手集羅縷畢貫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余輯而傳
之困于體例無能多書然其犖犖大者殆無遺焉